

高铁 从这里出发

HIGH-SPEED
RAIL

卢盘卿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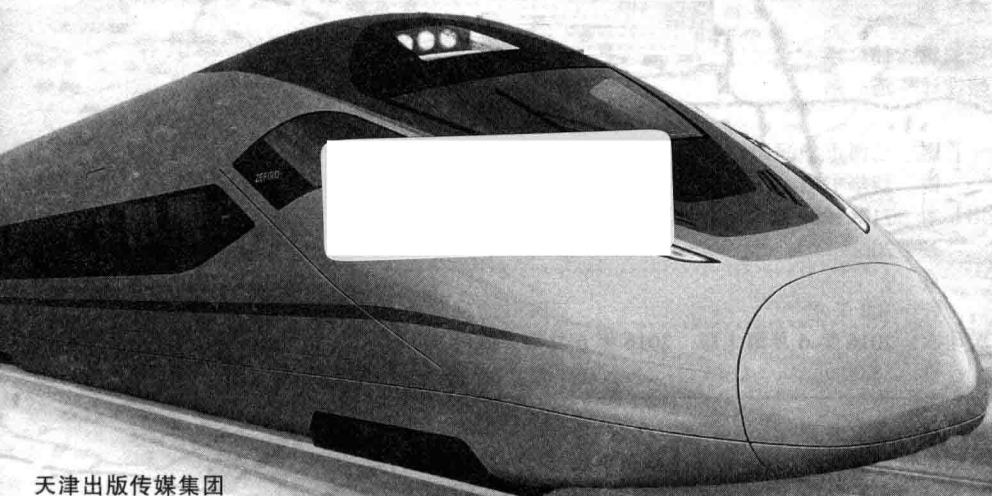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高铁 从这里出发

HIGH-SPEED
RAIL

卢盘卿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铁从这里出发 / 卢盘卿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201-10502-4

I. ①高… II. ①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7746 号

高铁从这里出发

GAOTIECONGZHELICHUFA

卢盘卿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孙 瑛
装帧设计 汤 磊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9
字 数 3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目 录

第一章 决策	1
第二章 选将	22
第三章 走私暗流	39
第四章 “铁军”的选拔	57
第五章 绝招	75
第六章 破案	92
第七章 老将出马	107
第八章 旗开得胜	124
第九章 让“动花”和“空姐”媲美	143
第十章 走向创造	155
第十一章 大山深处的灯光	177
第十二章 接车	188
第十三章 抢修	202
第十四章 试车	217
第十五章 不换思想就换人	237
第十六章 细找不足	248

第十七章	婚房的苦恼	268
第十八章	无砵枕	281
第十九章	高铁从这里出发	293
第二十章	尾声	307
后记		315

第一章 决 策

赵德勤被任命为铁道部副部长兼渤海铁路局局长。消息一公布,各种议论纷纷而来。

渤海机务段段长葛国钧说:“铁道部也是,哪块骨头不好啃,就让老段长上,老当‘开路先锋’呀。”

赵德勤的老伴把他数落个底掉:“从‘文革’一开始我就为你担惊受怕,关在‘牛棚’没被整死,救火没被烧死,蹲监狱没被打残,好容易盼来改革开放,刚过上几天安稳清静的日子,你又去踩那个‘螃蟹窝’‘烂泥潭’,那活儿是好干的吗?”老伴多次给他下“最后通牒”,都没管用,这次下决心不和他一起过了。说完第二天就被闺女接走了。

连老伴都清楚的局面,赵德勤能不清楚吗?渤海铁路局是连接关内外的咽喉要道,又是国家“北煤南运”的主要通道。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能源紧张。要知道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所需煤炭主要是通过山西、河北,经过渤海铁路局运到渤海港和皇岛港装船,通过海运到南方。可渤海铁路局货运能力有限,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有时,广州、上海等地的火力发电厂储煤量只有五天甚至三天,只要几天内煤炭不到达,这些大城市就有停电、停产的可能。

催促煤炭的急电飞进北京铁道部、煤炭部、交通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务院。没办法，为救急，交通部只好组织成千上万辆重型卡车千里迢迢从山西往渤海港、皇岛港运煤。每天成千上万辆载重几十吨的大卡车往返在国道公路上，公路被轧烂了，港口被堵塞了，环境被污染了，更重要的是汽车运煤成本极高，烧煤成了烧钞票，用煤单位叫苦连天，生产越多，亏损越多，不如停产算啦。有人建议进口原煤，但进口原煤一是来不及，二是价格高，也解决不了问题。煤炭成了黑金子，铁路运输成了经济发展的“瓶颈”。

当初，赵德勤在铁道部机务局当局长，主要是行政指导，机务方面的各项具体工作由各铁路局自己安排。可一当渤海铁路局局长，整个局的运输组织就压在他一个人肩上。每天，客车的安全、正点率，货运的装、卸、排，他都得清楚，都得负责。运输任务完成得好，理所应当；完成不好，第一个挨板子的就是他。此外，机、车、工、电、辆五大系统的协调、配合由他去统筹。哪个系统、哪个环节出点儿问题，就会影响全路运输计划的完成。总而言之，渤海铁路局的运输总量占全国铁路运输总量的五分之一，位于十八个铁路局之首，而它所处的位置又是祖国的“心脏”，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铁道部的司局长们都说，老赵这回又把虱子棉袄披上了。赵德勤呢，几十年来也习惯了，组织安排，别去争辩。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我是党的一块砖，党爱咋搬就咋搬。

这天，赵德勤带领全局主要运输站、段的一把手乘两辆“考斯特”去渤海港考察。赵德勤穿着风衣，第一个上车，在司机后面的座位上坐下。这是一个双人座，还可以坐一个人。可后面上来的各站、段领导都往后面坐，就连渤海机务段段长葛国钧上车后看后面没座了，都是一屁股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赵德勤旁边的座位没人坐。赵德勤回头看看，冲着坐在最后一排的几位喊道：“那是四人座，你们偏挤五个人，这个座位空着。怎么，挤着舒服？”车后边的人都笑了，可没人敢动地方坐到赵德勤

旁边来。

赵德勤笑了笑：“我是鬼呀，能吃人呀？别人不来，小葛你过来。”

葛国钧一看点了名，不情愿地从副驾驶的位子上站起来，坐到赵德勤的旁边。

赵德勤压低嗓门，问葛国钧：“你们这些坏小子，怎么都低着头躲着我？”葛国钧冲着他的耳朵小声说：“您是大部长啦，这些人中好些都是第一次见您，害怕。”

“害怕？怕什么？怕我吃人？”赵德勤斜了他一眼。

“您是部长，又好剋人……”葛国钧声音更小了。

赵德勤醒悟了。的确，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当机务局局长到现在近十年了，坐办公室多了，到基层站、段少了。许多主要站、段的领导还不认识，不熟悉，怪不得人家躲着你。想到这儿，他站起来，面向车后，笑笑说：“你们也别躲着我，以后在一起工作了，我也老到基层来，你们躲我也躲不过去。来！今天咱们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呢，就不做自我介绍了。你们——”他指着坐在第二排座位上，一位身材高挑的青年人，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青年赶紧站起来，立正，敬礼：“报告部长，我是渤海站站长，叫徐虎。”

赵德勤点点头，继续问：“当站长之前干什么呢？”徐虎又敬了一次礼：“报告部长，之前是渤海客运段副段长，两年前调到渤海站任副站长、站长。再……”

赵德勤打断了他的话：“哈哈！列车员出身，有实践经验。文化水平怎么样？”徐虎回答像吃崩豆，干脆利落：“运输学校毕业，中专学历。”“你们编组站编车能力是多少？日装、卸、排各多少？”徐虎没有丝毫的犹豫：“编组能力是日均八千辆，日装六百五十辆，卸二千六百五十辆，排空四千辆。部长，我们能不能排空少点儿，多装点儿，现在压货太多了，运不出去呀！”

“不行，必须保证排空数量，保证晋煤外运，这是大局。”赵德勤斩钉截铁地说。他看着徐虎英武的脸庞，夸奖道：“回答不错，业务挺熟。不过，你们编组能力能否再提高些，现在铁路运输压力太大呀！”

徐虎摸摸后脑勺，不好意思地说：“部长，这都使出吃奶的力气啦，再提高，没把握。”

赵德勤点点头说：“你说的是实话，正线客、货车几分钟一趟，都塞满了，再增加编组能力，只能扩大调车场。调车场扩大了，编组能力上去了，正线行车能力又得增加。只靠局部量的增加，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运能和运量之间的矛盾。这次叫你们来，实地考察，就是群策群力，一起想办法，彻底解决运量大于运能这个矛盾。待会儿你们就看到啦，渤海港堵得一塌糊涂，装不上，卸不下，锚地停着一百多艘船，有的船都等了三个月了，谁能不急呀？为此，国务院都成立了港口办，港口堵和咱铁路有很大的关系。”

就这样，和站、段长们聊着，熟悉了人头儿，了解了情况，一个小时的车程很快就过去了。

离港口还有十多千米的时候，就看见公路右侧运输煤炭的重型卡车排起了长队，一眼望不到头。卡车都是能装六十吨货物的载重卡车，一辆卡车装的煤和一节火车车厢差不多。少数卡车上盖着苫布，大多数卡车上都没盖苫布。秋风吹来，从卡车上卷起无数条“黑龙”，“黑龙”向远处飘去，不一会儿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更强的阵风吹来，又有无数条“黑龙”出现了，无数条“黑龙”连接起来，变成铺天盖地的“沙尘暴”，阳光变暗了，树叶变黑了。赵德勤在车上仔细一瞧，不但公路上铺了厚厚的一层煤灰，公路旁的田地、铁路、海边滩涂等都罩上了一层黑色。怪不得有报纸把渤海称为“黑海”呢。还有更尖刻的报道说，渤海港把黑海搬到中国来了。

到了港口检查站，港务局局长率领十几位干部迎了出来。矮小、消

瘦的局长双手握住赵德勤的手说：“救星来啦！救星来啦！欢迎欢迎！可你们的车进不去了，港口里的车都堵死了。你们都看见外边堵的长龙了吧？”

赵德勤明白局长的意思，一行人在局长的引导下，向码头走去。一路上，只见车挨着车，道路成了硕大的停车场，望不到尽头。车队的旁边就是成堆的货物，麻袋包、箱子、大油桶一个压一个码得七八米高，哪堆货倒塌了，就像一座小山倒下来，过路人非死即伤。货堆的旁边就是延伸到码头的铁路线，铁路旁也堆满了货，再来货物根本就没地方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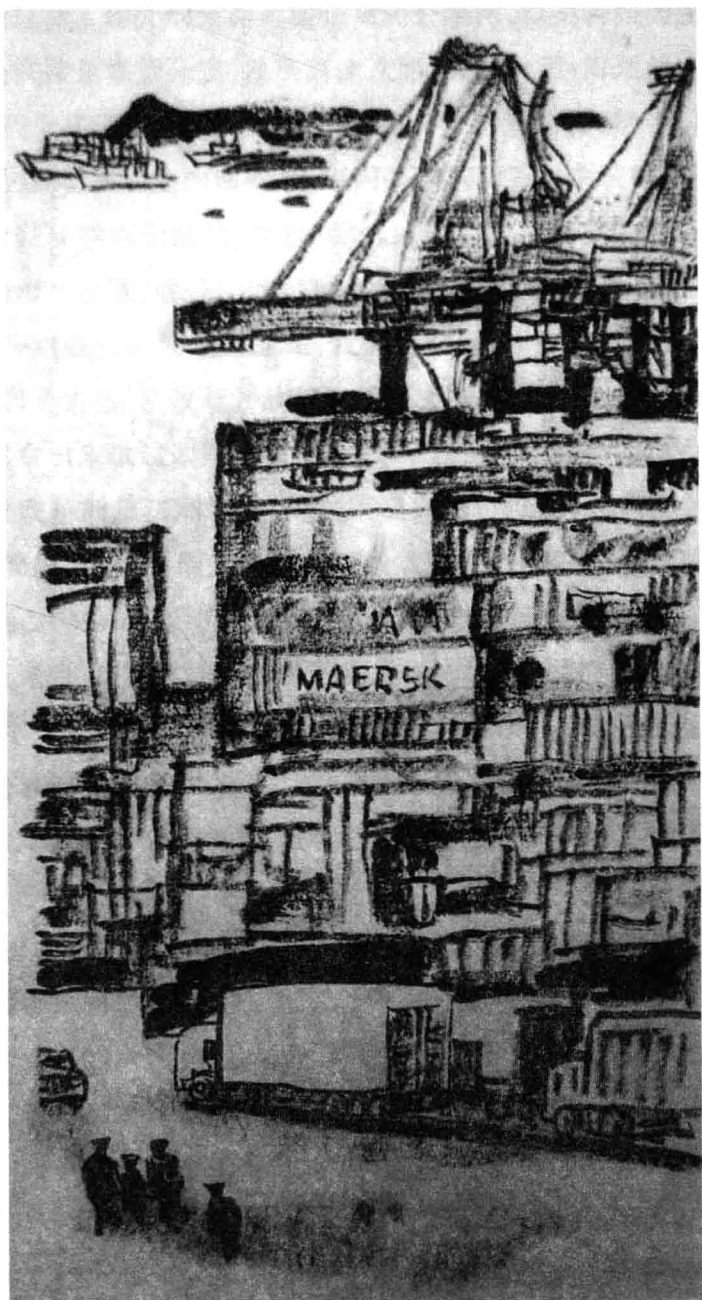
渤海港原是杂货港，主要装卸粮食、化肥、建材等。如今，南方缺煤，这里又开辟了煤码头。不应在一起合运的物资合在一起了。“清浊分流”变成“清浊合流”。码头堆满了火车和汽车运来的煤。高高的煤垛，风一吹，煤灰飞扬，遮天蔽日，整个码头都是黑的。堆在码头上的其他物资，谁也别想干净。抓煤机的煤斗抓起煤炭有的直接倾泻在船舱里，有的则撒在长长的传送带上运到船舱里，装一条万吨货轮没有几天下不来。要是遇到大风天、雨天，装船作业就得停止。赵德勤清楚，在美国和西欧各国，装卸煤炭都是专用的煤码头，运输煤炭也是“转子专用车厢”。煤炭专列到码头，通过翻车机，将车厢里的煤炭直接卸到地下储煤仓，然后通过传送带送到船舱，煤炭根本不落地，也没有“二次装卸”。相对于人家先进的运输方式，眼前的煤炭运输、装船就是“野蛮装卸”，不但污染环境，效率低下，而且成本极高。

赵德勤率领二十几人又来到集装箱码头，只见集装箱在码头堆成一条“长城”，“长城”之间只留有一个通道。集装箱码头没有铁路专用线，卸下的集装箱由拖车拉到码头外，再装到集装箱专用汽车上，形成二次装卸，效率极低，卸一条两千标箱的集装箱船怎么也得半个月。“这里应修一条铁路专用线，一列平板车进来，装上五十个箱子，直接拉出去，那效率就得提高几倍。”赵德勤向港务局局长建议。接着，他又问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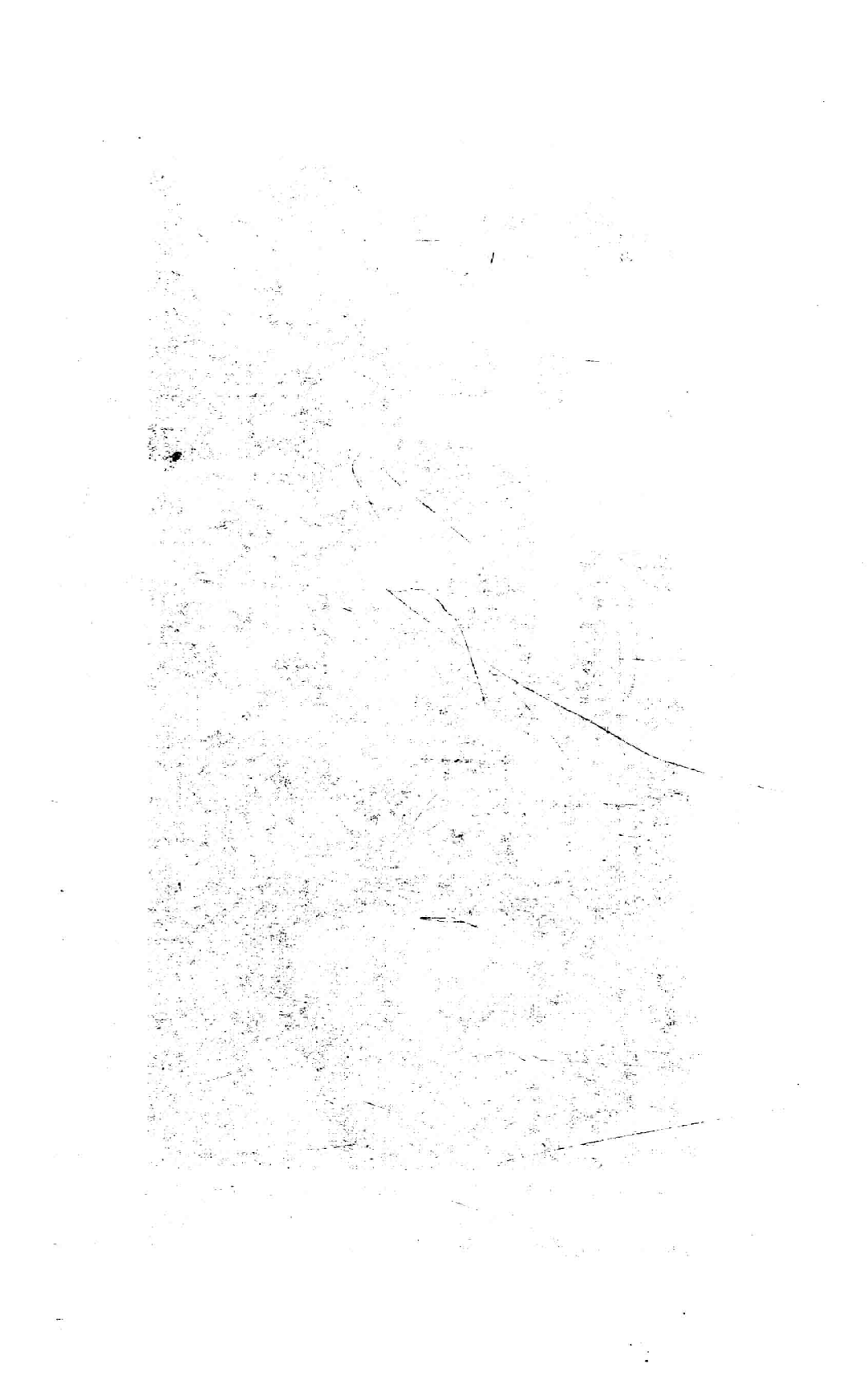
口站站长和渤海工务段薛段长：“港口站、工务段做好设计规划，半个月把专运线修完差不多吧？”港务局局长说：“那太好了！”港口站站长和渤海工务段的薛段长都明白，按正常工作量，这应是一个月的活儿。如今，让他们半个月完成，这不成“翻一番”啦。可现在形势都逼得人们皱起了眼眉，心里着起了烈火，谁敢懈怠一分一秒？谁敢说个不字呀！特别是部长在现场的指令，在火烧眉毛时的指令。二人双眼一对，只得咬着后槽牙说，保证完成任务。赵德勤满意地点点头说：“救场如救火。这个局面下，港务局都快急疯了，咱铁路不拽一把，算兄弟吗？半个月后，我听汇报。”港务局局长说：“这样一来，集装箱码头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经过视察，赵德勤感到，一是运输组织体系不到位，海运、公路运输、铁路运输配合不好。二是装卸、运输设备太落后了，装卸效率极低。要解决燃眉之急，就要发展煤炭、粮食、石油等品种多种运输形式。如石油、天然气可用管道运输，煤炭可就地转变成电能通过高压线运送。多种运输形式齐应用，可大大缓解铁路、公路运输压力。这是大运输的概念。

站在码头上，迎着凄冷的海风，望着浩瀚的大海，赵德勤心里沉沉的。他极目远望，浪花中，还隐隐约约看得见锚地上停泊的船只，那是上百艘等待进港的船只呀。船只每停泊一天，港口就得赔偿一天的损失，那等于把国家来之不易的外汇大把大把往海里扔。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发展，哪儿都需要外汇，可国家的外汇就那么一点点，还如此糟蹋，这是失职，是犯罪呀。

冷风掀起他的风衣下摆，二十几位站、段长也都围拢过来，但都默默无语。眼前的一切让他们感到有个巨大的磨盘压在心上。赵德勤指着锚地上时隐时现的上百艘大船说：“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我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额就成倍增长。国内经济也大发展，需要运送的物资成倍增加。可我们还是‘文革’前的运输设备、运输方式、运输组织，打开国门一看，我们落后世界先进的运输方式已几十年，不改革，不追上去，我们就



站在码头上,迎着凄冷的海风,望着浩瀚的大海,赵德勤心里沉沉的。他极目远望,浪花中,还隐隐约约看得见锚地上停泊的船只,那是上百艘等待进港的船只呀。



要被开除球籍。国外的公路运输是高速公路网,以集装箱为主的‘门到门’运输;铁路是客货分线,发展高速铁路,朝发夕至;海运是大而专,大到几万吨、十几万吨、几十万吨的大油轮,大矿石轮,大集装箱轮,对于港口来说,就要有专业的油码头、煤码头、矿石码头、集装箱码头。”

赵德勤环顾周围的站、段长,深沉地说:“我们是搞铁路运输的,今天让你们出来看看,就是让你们明白,我们目前铁路运输是站在什么基础上,形势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们怎么应对,怎么发展。大家要敢想,放开胆子去想,从改革开放的大战略去想。以前想过或不敢想的方案都可以拿出来试试。两个星期后,咱们在路局会议室见,大家都要拿出本系统改革的想法和实施方案,不成熟的也可以,大家帮助成熟嘛。徐站长、葛段长,你们俩一个是全路最大最老的车站,一个是全路最大最老的客运机务段,很有代表性,其他系统就围绕你们做文章了。”

部长亲自点将了,徐虎和葛国钧有压力了。葛国钧快步走到赵德勤面前,哀求道:“部长,两个星期,太紧了吧?我没一点儿准备。”

赵德勤看看眼前的“爱将”,故意点点头,拖长了声音:“没准备?怎么让你儿子去德国学高铁技术呀?挺有远见的嘛。再有,你没看见那些船吗?停一天,白花花的银子就往海里扔一天。你不心疼,总理心疼。再让‘港口办’存在下去,咱们都得撤职。这些问题存在多年了,现在考虑都已经晚了。唉!‘文革’耽误多少事,错过多少机遇。”

赵德勤环顾大家,神色凝重地说:“1978年小平同志去日本乘坐新干线,我就受到刺激。日本弹丸之地都在发展高铁。1964年10月1日,世界第一条高速铁路在日本建成通车,时速达210千米。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千米的国土,客货混运,还靠蒸汽机车、绿皮车厢,还靠老牛破车行吗?不行,绝对不行。这事,1978年就应想到。十多年了,没事净打口水仗,光一条京沪高铁上不上就争论了十二年。有那争论的时间,铁路早就建成了。十几年前我是渤海机务段的段长,人微言轻,只敢

想,不敢说,说多了怕人家说我崇洋媚外。如今,在这个位置上,我再不敢说、不敢做,就是失职,就该回家抱孩子去。再说,以前咱们铁路发展没机遇,现在改革开放,机遇来了,这个机遇不抓住,光说不练,我们会后悔终生。”

葛国钧点点头,说:“您说得对,咱们太落后了。如今,不能让儿孙再输在他们手里,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我清楚。”

这时,徐虎也围上来,冲葛国钧说:“葛段,您儿子在德国学高速机车设计,我女儿去年也考上北方铁道学院,专学电力机车制造。”

赵德勤问:“铁道学院现在有高铁课程吗?”

“没听说。”徐虎摇摇头。

赵德勤说:“如果没有高铁课程就得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突然,赵德勤想起什么,拉住葛国钧问:“听说,霍青、柴静也在法国学高铁技术,你们最近有联系吗?”

葛国钧兴奋起来:“我们一直联系着,我儿子经常给他们发邮件,向他们学习。”

“全都召回来,都是急用的人才呀。”赵德勤像突然想起什么,转身就向港口外快步走去,和港务局局长都没握手告别。各站、段长也都跟着快步上了车。只有渤海工务段薛段长和港口站站长留下来,看地形,商量施工方案。半个月后赵部长就来检查,如果集装箱码头专用线没铺好,他们可知道后果的严重。他们虽然第一次见赵德勤,可关于赵德勤的故事他们可听说不少。特别是眼下,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求加快疏港速度,各级领导都很重视,谁要不识时务,拖拖拉拉,玩忽职守,他离祭刀可就不远了。

晚上十点多钟,葛国钧才拖着一身疲乏回家。妻子梁阿妹正坐在电脑前上网,他便嘱咐道:“快给儿子发个邮件,问问德国高铁技术发展情况。”

梁阿妹知道儿子学习特别紧张,心疼儿子,便赌气道:“你别把儿子搭进去好不好,自己的事自己忙去。”

葛国钧在家也是个“妻管严”。妻子梁阿妹是铁道部第三设计院管线路设计的高级工程师,可以在家搞设计。葛国钧呢?天一亮就走,天黑了才回来,有时几天几夜不回家,家就是他的临时宾馆、饭店。自己对家庭没贡献什么,因此说话也不硬气。这套电脑设备还是妻子一手置办起来的,一是工作需要,二是能天天和儿子对话。如今,葛国钧突然插一杠子,妻子不高兴了。见妻子不理,葛国钧便细声细气地解释道:“赵叔又下命令啦,要了解日本、德国高铁的情况,还让我们考虑上高铁的计划。”

妻子沉着脸说:“你们单位没电脑?自己上网了解去,网上什么都有,非麻烦儿子干吗?”

葛国钧说:“我们单位有电脑,我不会操作呀。”

妻子斜了他一眼,嘲笑道:“就这样还搞现代化,还上高铁呀,我看你就没这个意识,真还不如赵叔呢。”

“这不是今天受刺激,受触动了么?”葛国钧一脸惭愧。

妻子的脸由阴转晴,露出微笑:“明白这一点就好,当初我让儿子去德国读研,学习动车设计,你还阻拦,非让儿子去研究内燃机车改进。信息时代、数字时代,内燃机车都该淘汰了,现在西方国家已进入高铁时代,你们呀,就是老土、老帽儿、老坦儿。”

葛国钧虽然听说过这些新名词,但他并不了解实质,受到妻子的奚落,还一个劲儿地说:“谢谢老婆,谢谢老婆的教诲,我拜你为师,快教我怎么给儿子发邮件吧。”

妻子没动地方,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慢悠悠地说:“你先把这事办好,我再教你。”

葛国钧满脑子都是邮件,没接信,只是说:“什么事,你说不就完了。”

梁阿妹说：“我说你别急。小姨来信说，今年春节老太太还到咱这儿过年，正月初十回广州。这两张回广州的卧铺票你负责。”

一听说买火车票，葛国钧立马感到脑袋大了：“老婆，这事你饶了我吧。我宁可往楼上搬五百块蜂窝煤，也不愿买一张火车票。”

妻子满头雾水，一脸不解，道：“你在铁路当干部，大小也是一段之长，买张票还不手到擒来。你去年不是办得挺漂亮吗，两张卧铺，还都是下铺，小姨还一个劲儿地夸你。”

“哎呀！别提去年啦！”葛国钧又是摇头，又是摆手。“李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宁可上蜀道，也不愿去买一张火车票。”

妻子脸一掉，说：“你别跟我提这些，家里的事你不闻不问，油瓶子倒了都不去扶，一年就让你买一次票，你还喊难？”

葛国钧哭丧着脸，无奈地望着妻子，嘴唇嚅动，想说又不好意思说，不说吧，看样子今晚这关难过。想了一会儿，他一咬牙说：“老婆，去年买票的事，我和你说实话吧。我原以为买张票有什么难的，就找了渤海站站长，没想到那小子和我打官腔说，‘老哥，铁道部那道铁令您不知道？春运期间，车票一律提前十五天在售票处窗口出售。谁从后门走一张票，查实降一级。’我想，咱是干部得遵守规定，别给人家找麻烦。再说，都嚷嚷买票难，我倒要体验一下难在哪里。是真的票少人多，还是人为造成的。那天，我说了个瞎话，说是去段里值班，实际是去车站排队买票了。车站售票处是早上八点开始售十五天以后的票。我晚上八点就穿着军大衣，带着小马扎，带本儿书去排队了。心想，排不了第一个也得排前十位。我到车站售票厅一看，妈呀！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都是买票的，我当时就吓着了。这比国庆天安门广场集会人也不少呀。没办法，既然来了，就排队呗！我找到卖去广州卧铺票的窗口，一看队伍排了百十来人，有妇女抱着小孩的，有老头老太太一起来的，还有坐轮椅的残疾人。你想，大冬天排一夜队，多遭罪呀。奇怪的是，前十号的人都是清一色军